

案发房间被砌成严丝合缝的水泥盒子

1



普璞著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幼年目睹姐姐受侵犯而深深愧疚的女孩夏月,发现自己收到的一封死亡预示信件并非恶作剧后,不自觉卷入血淋淋的危险和阴谋中。被所谓“神”选中的人物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自己灵魂上被写下的“原罪”是什么,经过推理之后,必须在密闭的水泥房间自我印证,如正确,可继续生存,如印证失败,就会当场神秘死亡。饕餮、愤怒、贪婪、淫欲……夏月在与姐姐共同寻找求生之路的过程中,发现警探王峰看似在帮助她们,却也在慢慢靠近真相的同时成了被选中的代罪羔羊。

悬疑小说

夏月到现场后号啕大哭

难道这一切竟是真的?眼前的景象让夏月呆住了,让她双腿一软坐倒在地。不一会儿,泪珠就顺着脸颊淌了下来,当一只手在她肩上轻轻拍了一下之后,她失去了控制,单手指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。

“这孩子,受的刺激太大了。小沈啊,你带她到后面去吧,给她一杯水。”老警察说道。

“好。”一位女警察应道。她叫沈翎,二十六岁,脸孔圆润,眸子微微内敛,让整张脸看起来特别有神。她将夏月扶起来,领出了房间。老警察这时压低声音问身后一位其貌不扬的警员:“王峰,你怎么看呢?”

“如果是演技也可谓炉火纯青了。”王峰语调调侃,“不过章局长,不可以轻易放过她。现在我们还不能下任何定论。”

章局长点了点头,这一点不言自明。不正因为王峰是他最得力的助手,任何一个警察当面对这样的现场时,都不会轻易放过任何有牵连的人。

血腥的气味在空气里飘荡,还混杂着腐烂的臭味,道,但更让人发怵的房间本身所散发出的诡异气氛,它能人的意志力像纸头一样轻易地撕破破烂。

三十一岁的王峰理着不太平整的板寸头,脸型四方,胡子也稀稀落落。不说话的时时候眼角和嘴角会有点松垮,是走在大街上很不起眼的那种人。优点是牙齿护理得很好,洁白整齐,笑的时候会让人感受到亲和力。沉思时他目光就会变得锐利,眼珠喜欢一动不动地看着某个方向。

自警校毕业以来,他破获过大小案件无数,理所当然地得到

了老局长的晋升,成了他的助手。

房间从里到外都被砌上了水泥

“彭浦新村接到一个怪案子,你有空过来看一下。”接到报警后,最先到达现场的是在外巡逻的李新华,这也是一切的开始。

那是一幢老式居民楼,五楼,503室。一推门进去,王峰马上就傻住了。站在客厅的他已经看不出主卧的门是否锁着,整道门连墙壁在内都被涂上了厚厚的一层水泥。水泥污浊的灰色染满了房间,在惨白的日光下显得分外肃杀,令人感到一阵不适。房主正满脸怨气地站在客厅咒骂。

王峰沉着脸叫老李去对面那层楼观察一下这边阳台的情况。

老李很快就回来了,他说从下面观察了一下就发现阳台的窗帘布裹得很严实,可见度为零。王峰思索了一下,给章局长打了个电话让他来一次,并让老李向邻居四下询问最近是否有所异常。几乎所有的回答都是不了解这里的情况。对门的老阿姨说平常这里一直有狗叫,很烦人,现在终于安静了,还谢了老李一番,还以为他是打狗队的。

王峰神色更凝重了,章局长这时赶到。其实情况一目了然,王峰没有说出自己的预感,他建议章局长可以派消防队从顶楼进入阳台先探一下究竟。这已经是唯一的途径了。章局长犹豫了一下,不过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王峰这般如临大敌,也就照做了。

最后得到的结果是:虽然阳台上的铝合金窗户可以打开,但里面的窗户、阳台门,乃至整面墙也被一层厚厚的水泥给糊住了。别说开门,连门都找不到。他们遇到的是严丝合缝的水

泥盒子,现在对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,而不仅仅是把门反锁这么简单。尚不论房间内部的情况如何,单看阳台,把门和窗都封上以后,就只剩下窗外一条出路。这里是5楼,这幢居民楼一共6层,不论是从上还是往下离开都非易事。而卧室的两个出口是彻底消失了,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?这个房间似乎很害怕被谁进入,这是谁做的?

更关键的问题在于里面还剩下什么?

章局长打电话叫来了建筑方面的专家,让他们实地勘测,看如何进入房间内部最为妥当。

王峰提议不要从门口挖掘,因为那样会破坏门背后的现场。那里的线索可能更为重要,最好能从侧墙进入。他这个提议让所有人的面色更为凝重,这意味着可能里面会是一起刑事案件。

建筑专家先到楼下观测了同样的房型,然后又让房东记忆画出了内部的家具布局。这是一户二室一厅的房子,里面为主卧,18平方米,还不算太过狭窄,而那面墙也不是承重墙,于是认可了王峰的建议。接下来,就是让施工队开始凿墙。

是局长亲自交代下的事,所以他们格外卖力。不要多久,在侧墙上就出现了巴掌大的一个洞口,里面泄出微微的光,是日光灯的白光。那名工人凑上前看了一眼,就呆住了,嘴也合不拢,就像有人把拳头塞进了他的嘴里。

王峰一把推开他凑到近前一看,就见房间一侧,一具肥硕的尸体正被绑在床上,血流满地。

案犯手段残忍无比

被害人是一个胖子,男性,肥硕无比。他身子朝下,被人绑在房

内的双人床上,背脊上插了五把匕首,每一把都穿过一根如榫面杖粗的手指刺到尽头,黑红色的血迹流淌得到处都是。死者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,遍布着被殴打的痕迹,猩红色的伤口上翻出白而泛黄的脂肪,让人不忍卒睹。他那张翻脸发暗的眼皮下是一对正瞪着地板的眼珠,已经分辨不出上面写的是恐惧、愤怒抑或绝望。他的手与其说是被扭在身后,那更像是从肘部被直接打断了。他左手的手指已经被砍了下来,露出了血肉包裹的白色指骨。他没有穿袜子,两个脚底心分别被利器刮掉了两块肉,留下了两个一厘米深,三厘米直径的血洞。这么做可能是为了不让他走路吧。他身上有数不清的类似伤口,不知生前遭受过多少的虐待。

比起尸体,更让人震撼的是房间内的环境。

凶手就像是已经陷入疯狂的变态,竟然把房间内部的所有墙上也完全全地涂上了水泥。水泥被涂抹得异常平整,就像是以一种艺术家且缓慢的心态小心翼翼地完成。经过王峰的初步鉴定这里就是第一犯罪现场。致命伤还需要等法医来进一步检验。死者背上被匕首穿过的指骨是死者的左手手指,从伤口肌肉的收缩情况可以判断出是死后才被砍下来的。这么做是出于恶趣味还是另有寓意,目前还不得而知。

死者是S大学法律系的学生,现读大三,名为王水明,已经租了这个房子一年有余。听说他整日闭门不出,很少去上课。除了那只黑色很吵的小狗之外,这里平日里几乎听不到动静。现在这条小狗已经不见了。

死者固然值得同情,对于王峰而言,更在意房间为什么会水

泥封死。直接地说,案发现场是一个严严实实的水泥盒子,可以用严丝合缝来形容。虽然不知这样做的动机为何,但身为警察的他马上就会思考一个问题:凶手在杀死王水明之后是如何从这里离开?

“老李,是谁报的警?”王峰突然问道。

“一个女孩,也没留姓名,但从报警服务台那边可以查到号码。”

“快去查!”章局长此时嚷了起来,“所有在场的都给我听着,凶手可能是变态杀人狂,这件事从现在起给我严格保密,不得走漏半点风声!”王峰,你把警局其他人也叫来!”

在老局长洪钟般的喝令下,大家开始分头行动。不一会儿两位法医也到场了,他们的初步鉴定和王峰的结论吻合,但因为尸体太大,背上又插着匕首,这里不方便做详细的鉴定,死因可能为失血过多。

报警女孩使用的是座机,所以没什么事就匆匆地离开了现场。

静静虫的夏月身体突然开始发抖,仿佛置身于冰天雪地之间。21岁的她今年大二,和王水明就读于同一所大学。她读的是营销专业,正值一生中最好的年华。如果不马上想出解决的办法,她也会步王水明的后尘。

“不过,还是有微弱的存活可能”,这句话在她脑海里回响了一下。姐姐说得没错,并非一点存活的希望都没了!

夏月的眼神蓦地坚毅起来,仿佛是在暗暗下着什么决心。她柳眉在这瞬间紧锁,连目光也变得冰冷起来。“姐姐,在摆脱警察之前,我会完成你交给的任务。我会查出他是否就是‘饕餮’的。”她喃喃地说道。

林莽莽帮大猫儿找回了多年前的初吻记忆

5



阿巴著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刚刚成为广告人的女孩大猫儿,迎面遭遇安全套的广告策划,传统的思想正面撞击超强势文化,一个未婚少女如何应对这样雷死人的文案?工作中的遭遇可谓刀山火海,情感的遭遇也谓之苦大仇深,看上眼的靓男牵手相依却在关键时刻掉链子,看不上的衰男狂甩不掉像一贴狗皮膏粘住没完……

上期回顾

大猫儿所在的小组第一次把安全套方案给穆明看,但穆明不满意,觉得没有找到正确的定位,让他们在会后继续把功课做足。在大猫儿和同事热烈讨论的同时,去香港的通行证拿到了,可是大猫儿内心仍然不放心。通过和小乔的对话,大猫儿认为裴格之所以找她做女朋友,问题可能出在他的母亲身上,于是决定去见裴格的母亲。

花枝青春

裴格的妈妈拒绝了大猫儿买的衬衫

我匆匆忙忙地下楼,在滚梯上一眼看到宽敞的大堂门口,裴格正衣袂飘飘地站在那里摆弄着手机,身边的中年妇人穿一身明艳的橙色套裙,踩着一双半高跟的白色皮凉鞋,臂上挎着精致的白色手袋,身材高挑匀称,浅褐色的短发翻卷着大波浪,还没看清楚容貌,已经能感觉到那种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高贵气息。

我紧张得几乎丧失了过去见面的勇气,但还是机械地挪着步子,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了他们面前。裴格看到我,笑着对身边的中年美女说道:“妈,这就是Kitty!”

“阿姨,您好!”我本能地伸出手去,伸到半路发觉不太妥,改成举起手来摇了两下算作打招呼,然后又觉得这个动作似乎过于轻佻,于是尴尬地把手放下了。

倒是裴格的妈妈微笑着上前一步,很热情地拉住了我:“比我想象的还可爱,见到你真高兴!”

我这才轻松了不少,大家一路交谈着上了滚梯,裴格的妈妈一直挽着我的手,亲切地询问着我的一些基本情况。我一边回答一边心里不停地打着鼓——从见到她的那一刻起我就后悔了,觉得自己刚刚选中的那件衬衫实在是黯淡无光,根本就配不上她。但是事到如今也没别的办法,丢脸也只好认了。

后来裴格的妈妈果然拒绝了那件衬衫,最后只挑了一条不到一百元的小丝巾作为我送她的礼物,却给我买了全套的上衣、裙子、皮鞋和手包,而且全是我平时想都不敢想的名贵品牌,逛完街之后还请我吃了一顿最贵的粤菜。

她不要那件衬衫,并不是因为不好看,而只是不想让我多花钱而已;而她给我买礼物的时候

我怎么拦都拦不住,她总是笑着说:“本来就该有见面礼的,客气什么呢?阿姨很喜欢你,送你什么都愿意!”

话都说到这份上了,我也只有听话地收下她所有善意的表示。我还有什么理由再去怀疑什么吗?如果那样,连我都会觉得自己实在太没人性了!

晚上,裴格照例将我送到了楼下,临别时裴格妈妈还一直叮嘱我有空常去家里玩儿。

大猫儿为什么害怕和异性亲密接触

拎着大包小包走进楼门,电灯悄无声息地亮了起来,四周一片寂静,只能听到我自己踩在楼梯上的脚步声。独自爬到二层半,我忽然颓然地坐在了楼梯上,大大小小的纸袋凌乱地散落了一地。

楼道里的电灯暗了又明,轻快的脚步声由远及近,林莽莽跑上楼来,正要开自家的门,猛一抬头,看见了坐在高处的我,吓得浑身一哆嗦,连钥匙都掉在了地上。

“你大半夜不回家在这儿坐着干吗?我还真以为撞见女鬼了!”林莽莽拍了拍胸口,然后捡起钥匙走上楼来,看了看地上那些袋子,又看了看神情呆滞的我,笑着问道:“怎么?未来的婆婆讨得好不顺利?礼物没送出去全让人给退回来了?”

我看了他一眼,长长地叹了口气:“你这个人呀,就是喜欢自作聪明,总是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,其实你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。你知道吗?我总是想从别人身上找问题,其实有问题的根本就是我自己。我害怕跟异性有过分亲密的关系,我不断地给别人挑毛病就是想给自己找借口逃避。我一点儿都不喜欢这样,我想做一个正常的女人,可是一切都这么完美,为什么我还是不能安心接受呢?你说我

到底怎样才能满意?”

两滴温热的泪水从眼眶中漾了出来,我把它们在裤子上轻轻蹭干了,不想让林莽莽看到。

很长时间的沉默之后,林莽莽说:“要不,去我那儿待会儿?”

我抽了个鼻子抬起头:“干吗?又想趁人之危啊?”

林莽莽弯腰捡起了地上的东西:“唉,你的戒心还真不是一般地重。放心,我就是有些事情想要告诉你,绝对不碰你一根汗毛。”

我本能地向后退了缩:“还是算了把!”“你到底是在怕我,还是怕听我想要告诉你的事情?你要是愿意做一辈子胆小鬼,那就当我什么都没发生过。”林莽莽把袋子往我怀里一塞,转身就下了楼。我愣了一下,还是站起来追了下去。

进了家门,林莽莽直接就把我带进了卧室,指了指他那张铺着浅蓝色床单的单人床命令似的说道:“躺下吧!”

我在卧室门口后退了一步,警觉地看着他。

“小姐,你能不能别胡思乱想?”林莽莽打着床上的枕头以使他更加松软,“没看过电视上的心理医生吗,不都是让病人躺着谈心的?你就相信我一次不行吗?”

我犹犹豫豫地蹭到了床边,缓缓地躺了上去。林莽莽抖开毛巾被,轻轻盖到了我身上。一股似曾相识的味道扑面而来,带给我一种温暖舒适的安全感,这张床像是有着奇怪的魔力,竟能让我感到一种被抚慰的力量,瞬间便全身心地放松了下来。

我有点儿想要睡去了,朦胧中听到林莽莽的声音,虽然就近在耳畔却仿佛来自很遥远的地方:“你以前也曾经在这张床上睡过的,还记得吗?”

“也许吧!”我懒懒地应道,“小时候爷爷奶奶对我那么好,经常叫我过来玩儿,玩儿累了在这

儿睡上一觉也不奇怪啊,难怪我会觉得这么熟悉这么亲切呢。”

“不对!”林莽莽斩钉截铁地否定了我的话,“爷爷奶奶在的时候,还没有这张床呢,这是他们去世之后,我一个人搬过来的时候才添置的。”

“是吗?”我皱着眉头认真地疑惑起来,“那怎么可能?你一个人住在这儿的时候,我怎么可能随便就睡到你的床上?”

“有什么不可能的?谁让你曾经喜欢过我呢!”

我无声地笑了:“是,我也隐约记得有这么一回事,不过那只是小孩子瞎胡闹罢了?我可没有向你表白过,你是怎么看出来的?”

林莽莽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,而是反问道:“情窦初开的感情才应该是人生中最难忘的呀,为什么你却只是隐约记得呢?”

我认真地思考了一下林莽莽的问题,头却忽然一阵剧痛,像是大脑深处有什么东西急切地想要冲开某种屏障破土而出。我慌张地问道:“你的意思是我遗忘了什么吗?”

多年前的一个雨天

林莽莽停顿了一会儿,忽然转移了话题:“你会不会很讨厌下雨天?尤其是夏天的那种暴雨天气?”头痛似乎消退了一些,我点头道:“是啊,很讨厌,每逢这种天气我都会心慌、紧张、情绪低落,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。”

“可是你小时候并不这样。”“是吗?”我望着天花板努力地回忆着,“好像吧,我也记得我小时候其实是很喜欢下雨的,别的小孩都怕打雷,我看到打雷打闪反而会特别兴奋,等雨停了还喜欢跑到外边玩水玩儿。”

“那为什么后来就不喜欢了呢?你必定是在某个下雨天经历了什么特殊的事情,才会有这

么大的转变,你还能想起来吗?”

头疼再次袭来,比上一次还要加倍猛烈,一些支离破碎的影像层层叠叠地在脑海中闪现着,却根本无法拼凑成一幅完整的画面。我痛苦地闭上了眼睛:“我真的想不出!”

林莽莽伸过手轻抚着我的头发:“你刚才说你从没向我表白过,其实不是这样的。就在你16岁那年,你上高一,我上高三,你曾经亲口告诉我你喜欢我,那天下了一场大雨。”

我惊异地睁大了眼睛:“那后来呢?”

林莽莽笑了:“其实那天本来天气很好,咱们俩逃课跑到外面玩儿,你穿了一身白色的网球裙,刘海齐齐地遮在眉上,红着脸仰头看我,跟我说:‘我好像有点儿喜欢上你了——那么纯真的模样,我一辈子也忘不了!后来我就低下头吻你,你的嘴唇凉凉的,软软的,带点儿水果糖的甜香,和你的年纪一样美好可爱!’”

“真的吗?”我努力地拼凑着那些正在逐渐清晰起来的碎片,“这么说我的初吻早在16岁就已经给了你?”林莽莽郑重地点了点头:“那,再后来呢?”

“再后来……大雨就下下来了,咱俩被淋了个透湿,你说要回家换件衣服。那个时候你父母应该都还在上班的,所以我就跟你一起去了。可是……”

林莽莽忽然停住了,像是有什么话想说却又很难说出口的样子。我心跳骤然加速,预感到真正的答案应该就隐藏在这个“可是”后面,我探起身不安地

看着林莽莽,却在用眼神鼓励他继续往下说。林莽莽舔了舔嘴唇:“可是,咱们到了你家之后,你听见你父母的卧室里有响动,就走过